



通俗文艺丛书

神

号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



丁 22477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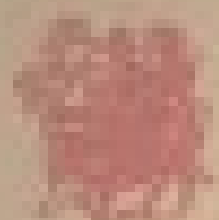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圖書公司

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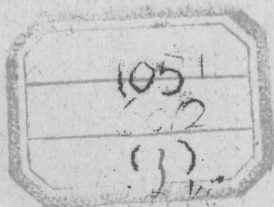
一

卷



I247.8

154



通俗文艺丛书

神

号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选輯了流傳民間的八篇革命傳說故事。在这些故事中，充分反映了人民与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亲密关系：紅軍关心群众，群众热爱紅軍；同时，也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恶霸的仇恨。这些故事都是富于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。

通俗文艺丛书

神

号

編輯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32 印张：17/18 字数：20,000

1960年2月第1版

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078·1394

定价：(五)0.11元

目 次

神号	5
紅辣椒	10
桃树下的秘密	15
果树倒栽	21
草帽上树	31
旗帜的故事	37
金鷄岭	41
紅潭河	46

大 目

卷一
卷二
卷三
卷四
卷五
卷六
卷七
卷八
卷九
卷十

神 号

江西五龙山一带的村庄里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。据说，这故事是那时打红军的白匪军传出来的。

住在五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，有一只神号；吹这号的，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名字叫朱阿虎。

白匪军和红军作战的时候，白匪军最怕这只神号。因为神号一吹，红军就会勇猛百倍，从山上冲下来。子弹好象长了眼睛，老是避开红军，从他们的身旁飞过。而白军呢，一听见号声，双手就发抖，浑身软弱无力，骑马的还会从马背上栽下来。

他们又说，这神号还能呼风唤雨。

有一次，白匪军和红军在一个山头打了一仗，红军走了，他们靠着人多枪好，紧紧地追了上去。整整追了一天，快要追着了，只听见红军队伍里响起一阵急促的号声，立即飘来了一块乌云，刮来了

一陣狂風，下起傾盆的暴雨來。烏雲遮得昏天黑地，狂風吹得飛沙走石，暴雨打得他們睜不開雙眼。就在這樣的天氣里，紅軍把他們甩掉了。等到雨過天晴，一個紅軍的影子都沒有了，哪還找得着。

有一次，白匪軍在一個村莊里休整，受到了紅軍的攻擊。這天正好有風有雨，天色暗暗的，白匪軍仗着這天氣，隱蔽起來，分散在四周，放着冷槍。



可是紅軍的队伍里吹起一陣緩慢的号声，风住了，雨停了，烏云散了，还吹来一輪又大又圓的月亮。月光照得象挂着盞汽油灯一样，把白匪軍的崗哨全暴露了，机枪陣地也給紅軍发现了，子彈、手榴彈对准目标一齐飞来。在这平坦的山坡上，沒处躲藏，只有硬着头皮挨打啦。这一場战斗下来，白匪軍損失可不小。

白匪軍恨透了这只神号，也恨透了这个吹号的朱阿虎。

不知道怎样的，有一天神号和朱阿虎給白匪軍俘虏了。他們可高兴啦，杀了五头牛、十头猪，开了个盛大的庆功会。

他們宣傳說，是朱阿虎“弃暗投明”，帶了神号，自动来到白軍里。他們把朱阿虎編在他們的队伍里，用枪逼着他吹号。

朱阿虎是个貧农的儿子，他父亲給地主抓去关在牢里折磨死了，他恨透了白匪軍，哪肯給他們吹号哩！

一天，五龙山的紅軍游击队，在半夜里，轉移到另外地方去，过了河，走了。白匪軍知道了这消息，就抓来十几只民船，要追上去。这天，烏云厚厚的，

一顆星星也沒有，紅軍往哪儿走，看不出呀！白匪軍就逼着朱阿虎吹號，要他把雲吹散，把月亮吹出來。

朱阿虎咬了咬牙，心裡一狠：“好吧！”他拿着號吹了，卻吹起一陣急促的號聲，天更黑了，刮風了，下雨了。河裡掀起了幾尺高的浪濤，一大片一大片地往船上壓去，把白匪軍的船翻沉了好幾只，當然也沒有追着紅軍。

一天，白匪軍在一個山谷裡行進，突然西邊的山頂上響起了槍聲，出現了紅軍游擊隊。白匪軍被包圍了。這時天上全是魚肚子般的雲塊，山谷裡瀰漫着一層薄薄的夜霧，紅軍的子彈，紛紛打來。白匪軍趕緊叫朱阿虎吹號，要他吹來大風大雨，好在風雨裡突圍逃出去。

朱阿虎拿着號吹了，他吹起一陣緩慢的號聲，把雲霧吹散了，月亮和星星都出現了，山谷裡明晃晃的，好象大白天。山上的紅軍看得清楚，瞄得準確，機槍對着他們掃來了。

朱阿虎猛的跳上一塊大岩石，把號舉得高高的，吹起了响亮的冲锋號。

山頂上的紅軍，个个精神抖擻，象猛虎一样从山上扑下来。白匪軍呢，手抖得槍都拿不住，有的

腿已发软，要逃命也跑不动了。

红军冲到跟前了，白匪军全成了俘虏。从此，朱阿虎和神号，又回到了红军游击队的队伍里。

——洪汛涛整理

紅 辣 椒

到过余崗^①的人都知道，余崗每戶人家門口，都挂着一串紅辣椒。這紅辣椒，顏色总是十分鮮艷，在太阳光照射下，閃亮閃亮，迎着微風不住地搖晃。

到过余崗的人都知道，挂紅辣椒是有来历的，它有着这么个小故事。

鬧革命的年代，余崗村里住过紅軍游擊隊，而且住了好几年。紅軍和老百姓那个亲热呀，就不用說啦！

余崗村口一間破瓦房里，有爷孙俩。这孙子才九岁，名字叫小鎖。

紅軍同志們常常跟小鎖玩，教他唱革命歌曲，跟他說打白匪軍的故事，真使小鎖高兴极了。

一天，紅軍突然奉到上級的命令，去完成一件重要的任务，要开走了。

村里的人們可难受啦，开欢送会的时候，不少人希希噓噓地哭了。小鎖哇哇大叫，他爷爷的眼圈也是紅紅的。他們送了紅軍三里多路，才依依不舍地跟紅軍分手。

小鎖和爷爷回到家里，爷爷給小鎖做了一面小紅旗，插在門口，表示想念紅軍。

紅軍一走，就有一营白匪軍开到余崗来了。白匪軍的营长姓封，就是余崗村里的地主。这姓封的家伙，从前曾被紅軍斗过两次，有一回，还戴了高帽子游街。他恨透了紅軍，但也最怕紅軍。紅軍一上他們村里来，他就逃到了县里，不知怎的又在白匪軍里当了个营长。

姓封的那家伙，因为怕紅軍，也怕紅顏色。他一看見紅顏色，就象看見了紅軍，他那脑袋瓜子就象孙悟空戴上了金箍圈，立时疼痛起来。

自从姓封的到了余崗，他过年过节不許老百姓貼紅紙，娃娃們不許穿紅衣裳，閨女出嫁不許穿紅綉鞋，那山背后关帝廟的紅牆壁也刷成白顏色。最出奇的是把关公那紅臉，也塗上了一层石灰。

① 余崗：地名，在江西。

村子里一切紅顏色的东西，他都想法弄掉。使他苦恼的，一个是天上的太阳，一个是火。太阳紅紅的挂在天上，这么高，他奈何不得。火，也是紅紅的，可是要燒飯，要点灯，少了它不行啊！但是后来他也想出了办法，他从城里买回来一副墨晶眼鏡，白天，黑夜，一直都戴在眼睛上。

当然，小鎖家門上的紅旗是插不成了。于是，爷孙俩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主意，在門上挂了串紅辣椒。

过几天，姓封的走过小鎖家門前，他看見那串紅光刺眼的紅辣椒，脑門象挨了一棍，痛了起来。他就揮起手里的手杖，把那串紅辣椒打掉了。

姓封的把那串紅辣椒踩得稀烂，接着把立在門口的小鎖打了一巴掌，又点点他鼻子罵了一句：“小杂种，你們再挂紅辣椒，那就是紅軍，就要枪毙你！”

紅辣椒不許挂，爷孙俩在門口斜坡上开了亩荒地，这荒地上全种了辣椒。

秋天，开过花，就結辣椒了。不几天，一亩地上全是火紅火紅的辣椒，好象是一片火海。

姓封的一走到这里，那紅光刺得他睜不开眼，

他头痛得厉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取出哨子不住地乱吹。

一营兵以为是来了红军，背着枪，抬着机枪，七零八落地都跑来了。姓封的命令士兵们，立即把这片辣椒，全用刺刀砍掉了。

第二天，姓封的还不放心，再来看一看。哟，落在地上的辣椒，给太阳一晒，显得更红了。他冒火地拿了把耙子，自己来动手了。他把辣椒耙成一堆，然后擦了根火柴，想把它烧掉。

辣椒烧起来了，升起了浓浓的烟柱。真奇怪，这时突然平地刮起一股旋风，那烟柱竟象一束黑麻似的，把姓封的卷在里面了。辣椒的烟直往他眼睛、鼻管、喉咙里钻。他不住流泪，不住打喷嚏，不住咳嗽。他在烟柱里跟着转圈圈，旋得他头昏眼花。

火熄了，烟散了，他喘了一口气，才一抬头，又看见山岗上那一轮火红的太阳，满天红色的云彩，他恨恨地跺了跺脚，掩着脸，拄着手杖，一蹙一蹙地，象只挨了打的狗似的，奔回家去了。

他回到家里，勤务兵正点起了灯，屋里又是一片红光，他就打了勤务兵一手杖。他觉得脸上痛，

拿起鏡子一照，他的眼睛、他的臉都給火熏得紅紅的了。他發怒地用力抓臉，臉頰破了，流出血來，偏偏血又是紅的呀。他痛苦极了，大叫了一聲：“我怕！……”把前邊的桌子一脚踢翻了。

從那天起，這個姓封的營長，他白天不出門，晚上不點燈，日日夜夜躲在一間小屋子里，大罵大鬧，他發瘋了！

——洪汛濤

桃树下的秘密

紅軍北上抗日去了。江西乐安县港田村一帶的人，象失去了太阳。

就在紅軍北上这一年，港田村上的人們，在村庄旁边种了一棵小小的桃树，人們看見了这一棵桃树，就会想起紅軍。

村庄边种的桃树，小孩子一天要跑去看三遍，鞋子也跑烂了。成年人虽然一天忙到晚，但看到白匪和还乡的地主們东搶西杀，烏天黑地，也要抽空跑去看二遍。老年人一想起紅軍在这里时过的幸福日子，也总跑去看一遍。

不管是东家的猪，还是西家的牛，只要一走近小桃树，小孩子看見了，会远远的就赶开；成年人看見了，会远远的就吆喝开；老年人看見了，也会把它們远远的牵开。港田村的人保护这棵小桃树，就象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，都怕不懂事的牲畜